



免疫性疾病的中医治疗

尤松鑫 主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津)新登字 012 号

内 容 提 要

免疫性疾病是一类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患。临床应用中医学方法治疗免疫性疾病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书是一本较系统地论述中医免疫病学的专著。

全书分上篇和下篇两个部分。上篇论述了中医的免疫思想和探讨了中医防治免疫性疾病的历史。下篇对 22 种常见免疫性疾病依次从概述、病因病机、辨证施治、单方验方、现代研究资料参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

2048/16

免疫性疾病的中医治疗

主编：尤松鑫

*

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大学内)

邮编：300072

天津市宝坻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8^{7/8} 字数：238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618-0775-9
R·25 定价：9.10 元

主 编 尤松鑫

副主编 周 珩

徐 力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惠玲 王普霞 甘欣锦 李春婷

杨净冶 汪 悦 周 珉 查 龙

郭惠芳 徐建云 章永红

三折正免疫性疾病的中医治疗

前 言

免疫性疾病是一类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患。近年来随着免疫学的发展，证明中医的许多理论和现代免疫学在精神实质上是不谋而合的。中医的扶正固本法、活血化瘀法、清热解毒法以及许多中药都对人体的免疫功能有积极的影响，针灸及外用药等疗法对免疫功能也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临床应用中医学方法治疗免疫性疾病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治疗这些疾病开辟了新的途径。目前较系统地论述中医免疫病学的专著还较少，为继承古义、发扬新知，及时总结中医在免疫性疾病方面的成就，我们组织编写了本专著。

本书分上篇和下篇两个部分，上篇论述了中医的免疫思想并探讨了中医防治免疫性疾病的历史。下篇对 22 种常见免疫性疾病，依次从概述、病因病机、辨证施治、单方验方、现代研究资料参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

中医药治各免疫性疾病是一门崭新的课题。目前国内外从中医角度对免疫病进行单项研究的学者不少，但尚缺少从整个学科的高度出发对其加以整理、研究，并力争具有创新的著作。本书的出版正是我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一种努力。

编者

1994 年 7 月 18 日于南京

目 录

上篇 中医与免疫

1. 中医的免疫思想····· (2)
2. 中医防治免疫性疾病的历史探源····· (8)

下篇 常见免疫性疾病的辨证论治

1. 类风湿性关节炎····· (15)
2. 红斑性狼疮····· (26)
3. 皮炎····· (39)
4. 硬皮病····· (51)
5. 白塞氏病····· (60)
6. 干燥综合征····· (69)
7. 重症肌无力····· (83)
8. 阿狄森氏病····· (94)
9. 萎缩性胃炎····· (104)
10. 溃疡性结肠炎····· (120)
11. 慢性活动性肝炎····· (134)
12.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146)
13.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 (161)
14. 出血性肺肾综合征····· (171)
15. 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177)
16. 特发性粒细胞减少症····· (187)
17. 自体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197)
18. 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206)
19. 青年型糖尿病····· (220)

20. 荨麻疹.....	(233)
21. 枯草热.....	(241)
22. 艾滋病.....	(258)

上 篇

中医与免疫

中国传统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和医药学家在千百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祖国悠久而辉煌的科学文化园地中盛开出一支经久不衰的奇葩。她为我国人民的日常保健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种族繁衍、兴旺发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曾作为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学文化典型，以其引人注目的实用价值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流传到世界各地，对阿拉伯医学乃至整个世界医学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传统医学为全人类的平安健康的福祉奉献过自己应有的仁爱，就是在免疫学这一特定而年轻的医学科学领域内，中国传统医学亦有不少重要的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认识、见解和理论，许多聪慧的前辈医哲在临证实践中，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艰辛探求，有不少科学的发现与发明。而作为免疫科学的吉光片羽却仍散见于浩瀚的古今医籍中，需要我们去埋头苦干，以筚路蓝缕的坚毅与执著，进行科学的发掘整理工作，以便在历史的探源中获取有益的启迪，并切实汲取其中富有科学价值且于临床实用的东西，将沉睡的独特免疫思想和有效的医疗方法，运用现代的科学思维和技术手段去激活，从而使中医、中药在临床免疫上大显身手。

1. 中医的免疫思想

在祖国医学中，“免疫”一词出现较晚，最初见于19世纪李氏所著的《免疫类方》^①。从其本意来看，免疫就是说要免除疫病的危害，保障人体的健康。在古典医籍里，“疫”通常是指具有流行特征的急性传染病，诚如《黄帝内经》所记述的：“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②由此看来，祖国医学对免疫的内涵界定和现代医学早期对免疫的定义在精神实质上是基本一致的。纵观免疫学的演进发展史，我们得知：近代医学免疫学的研究亦是始于对传染病的防治，这与中医学里的免疫是以急性传染病为主要研究方向和

主攻目标的旨意是不谋而合的。不过，就其着眼审视的范围和着力探求的范畴来分析，可以断定：中医学里免疫的实质内涵要比现代医学中的免疫更广泛，中医学中所论述的免疫包括了所有病患与致病源，它十分强调人体自身整个抗病的功能态。免除病患危害，保障机体阴阳恒动平衡，是中医对待卫生保健、预防医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中医实施医疗和康复医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与归宿。所以，中医所论的免疫，包含了预防医学，并辐射到医疗直至康复医学。这广泛意义上的免疫思想，其实已贯穿整个医学的预防、医疗和康复的全过程，这也是中医论述免疫的特色所在。

中医免疫的核心思想是强调人体自身的整体阴阳恒动平衡。这种内在的稳态调和，是自组织能力强、生命活力充沛的最现实的体现，也是中医免疫立论的基本出发点。只有人体本身强健，才能最有效地抗击各种致病因素的骚扰和侵害，而这也就是中医学里所表述的“正气”的概念。正气就是人体对各种致病因素的自我防卫能力。因此，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中医在纷繁复杂的致病因素中，抓住了起主导作用的内因——人体正气的盛衰强弱。如人体正气强盛，就康健平安；反之，正气虚衰，人体就极易受到外邪的侵害而呈病态。对此，祖国医学里有精辟的论述，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另一方面来说，病邪之所以能轻易地侵害人体，干扰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破坏人体阴阳的恒动平衡，正气虚衰是主要的内在条件，这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情形。《灵枢·百病始生篇》中也提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③可见，古代医家已从生活实践和临证经验里获得了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疾病的生成与否从根本上来看取决于人体正气和病邪矛盾斗争的结果，而人体正气的盛衰强弱又直接决定着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因而中医在临床治疗中提出了扶正祛邪的基本原则，并被作为中医治疗学的基本思想贯彻和体现在临床

实践之中。

中医所论的“正气”，其实涵盖了人类机体免疫系统的整体正常功能。因为它泛指机体对各种病邪、致病源的抵御和免使健康受损的能力，它强调机体各部分的协调，以期合成发挥功能系统的整体优势和作用。这也是中医免疫核心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从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扶正祛邪来看，也是主要着眼于调节人体正常的功能态，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调动人体整体的防卫作用。因而，以此为原则所决定的处方用药或调息练气，就完全可能作用并改善人体的免疫系统，发挥对免疫性疾病或损害人体正常免疫功能的其他病患的防治效用。

正气，在中医学里又具体分解为卫气、元气和主要组织器官的脏腑之气等等。在祖国医学中把能起防御外邪侵犯人体的正气，亦称作“卫气”。而卫气是行于皮肤、分肉之间，主要起护卫肌表、主管汗孔开合和抗击外邪的作用。诚如《灵枢·本藏篇》说：“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也。……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也。”^④由此可见，卫气主要发挥保护机体的屏障作用。一旦卫气功能减弱或失常，不能温养皮肤肌腠，则外邪就极易由表及里地入侵；若卫气强盛充实，邪气势弱力小就无法入侵，即便侵犯体表，也会受到卫气抵御而被排除祛出，从而使人体保持健康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⑤这就说明倘若邪气势盛，但只要拥有强盛充实的卫气，腠理固密，就等于在体表垒筑了一道铜墙铁壁，使外邪无法为害，人体亦不致发生疾病。如果卫气强盛，而外邪亦盛，两强相争，势若水火，在剧烈的正邪斗争中，机体则会表现出一定的病理状态。诚如《素问·疟论》所说：“卫气之所在，与邪气相合，则病作。”^⑥假如外邪非常强劲，业已侵入到皮肤分肉之间，卫气就会迅速将其合围，以阻滞其深入，并渐次祛除病邪。《灵枢·痲疽篇》讲：“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

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②如果卫气虚弱，而邪气炽盛，邪气就会急速进逼，卫气虽然仍会发挥自己的抗病作用，但已无法祛除外邪而致病；如因邪气滞留体内，则可转为慢性疾患。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祖国医学里所表述的卫气的内涵、作用及其与病邪抗争的特点，都和免疫防御功能、免疫反应相似。不仅如此，卫气的作用还体现在对机体内部的组织脏器有保护功能。《素问·痹论》谓：“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慄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盲膜，散于胸膜。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③而在《灵枢·卫气行》篇中则具体说明了其流注输布的情形，卫气“其始入于阴，常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为周。”^④可见卫气的流行，对及时清除内脏的邪气，保护其发挥正常功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元气”是正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生俱来的免疫功能。在祖国医学中，有这样一个基本见解：元气藏于肾，肾主骨生髓并主生殖。肾为先天之本。因此，藏于肾脏的元气是激发与推动人体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的原动力，能促进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维持生命和繁衍后代。元气充盈，其他脏腑之气亦得以资助与滋养，脏腑功能就能正常发挥作用，身体呈健康态。如果元气不足，则人体正气不强，机体抗病力下降，人就容易发生病变。所以，中医临证上非常重视培补元气，有一条治疗大法即名为“培元固本”（或扶正固本）“本”即是肾，肾主藏元气。因此，元气又包含元阴、元阳，亦所谓肾阴、肾阳。所以，对肾阴、肾阳的培益和滋养，就可促进机体的整体阴阳平衡。对肾的重要性，明代医家张景岳作了简明的论述：“五脏之阴，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非此不能发。”而在具体的临证方面，补肾之法又可具体分为滋补肾阴和温补肾阳两法。元·朱丹溪力倡滋阴，他发挥了金·刘完素“降心火，益肾水”的思想，提出：“寡欲则养血生津，纵欲则失血伤津”的学术见解，充分

强调了保持人体充足肾阴的重要性。而明代医家张景岳、赵献可则倡“命门”说，认为命门之火乃人身之动源，强调肾阳要保护，不能攻伐。这样，补肾之法又落实到了滋阴和温阳上，使理论更为完备，方法也更全面周详。

中医在强调肾气的同时，也着重突出了脾气和肺气。也就是说脾、肺二脏功能亦非常重要，肯定其在整个免疫系统中所占有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中医认为保持肾阴、肾阳的均衡对协调全身的整体阴阳平衡都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而肾要调节人体阴阳，就需有“气化”作用。气化作用的最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升降出入，而肺正是气化活动的重要枢纽。肺主气，司呼吸，肺朝百脉，具宣发、肃降功能。人体各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都与肺脏的气化密切相关，故《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气散则分之，生化息矣。”^④同时，在临床治疗上，肺在整个防卫系统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明清温病学说对卫气的功能尤为重视，并深入阐发了“肺主气属卫”的意义，温病学家在临床发现，一旦肺虚，就会影响到卫气的敷布，使人体抵御外邪功能减弱而患病。这是肺虚对人体整个免疫功能所产生的影响的例证。

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位居中焦，具有受纳、腐熟和运化水谷的功能，脾胃共同承担消化食物，化生气血，再输布全身，濡养其他脏器的重要职责。正因为如此，许多医家敏锐而务实地抓住了补养脾胃这一关键，以调治多种疾病。自金·李杲倡“脾胃论”以降，许多医家皆有共识，且据临床实际，补充发挥。其实，治疗脾胃虚证由来已久，东汉·张仲景在其著《伤寒杂病论》中就明确提出了“四季脾旺不受邪”的正确观点，表达了当时医家对脾胃强盛对保障机体健康的重要性有深刻的感性认识。李杲则进一步发挥了

这一思想,强调脾胃健盛是人体能够摄入充足营养和能量的保证,是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李杲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即脾胃怯弱,人体就无法正常地消化、吸收,由此必然导致气血生化乏源,由于缺少气血的濡养和推动,其他脏器也就容易发生病变,从而使机体呈病态。有鉴于此,李氏拟“补中益气汤”来治疗脾虚,倡导“升举清阳,调理脾胃”,藉以修复人体后天之本的功能。到清·叶桂更提出养胃阴学说,使补益脾胃注意到阴阳两方面,临床实用意义也就显得更大。

除上述卫气,元气和肾、肺、脾胃之气外,中医免疫的主要思想还体现在遗传和预防方面。

遗传,在中医学里一般称“禀赋”,即先天因素。这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在某些个体上表现尤为突出。《黄帝内经》中提到了体质学说,表明不同体质对疾病的承受和抵抗是有区别的。隋·巢元方领衔编著的《诸病源候论》里则提到漆过敏与体质的关联,发现有人只要嗅闻到漆之气味,就会产生过敏而得“漆疮”。可整日烧煮制漆的工人却安然无恙,不因与漆为伍而生“漆疮”。巢氏由此天才地判定,出现这种不同情形是与禀赋有关,是人不同体质的差异性的显示。另外,中医也非常重视外界生态环境、内在精神因素、日常饮食起居以及体育活动诸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也就是说,关注人们生活周围的种种与人体相关联的综合生态因素,看到了人们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的一致性,因而强调预防为主,预防为先的原则。中医里所说的“治未病”,其实就是克服今天人们所讲的“第三状态”。一些不适症状,就是人体阴阳将要失衡的表现,中医对此很留意,强调要及时消除,以免养痍成患。在临床上,中医也能根据疾病传变的规律,有的放矢地实施医疗,以掌握主动权。如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曾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主张,很有见地;后世温病学派,尤其是淮安吴鞠通先生的“三焦”理论,也很符合现代免疫学的精神实质,如他说:“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

中焦不治即传下焦。”

2. 中医防治免疫性疾病的历史探源

对变态反应的认识,是中国古代医家所认识的免疫反应之一,继而也认识了种族免疫和获得性免疫。在隋代巢元方主持编纂的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中就明确记载了漆过敏,即因漆引发的皮肤过敏。《病源·漆疮候》里说:“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这表明隋代的人们已认识了漆引起的皮肤过敏现象,而且更深刻地意识到它与人体禀赋相关,并有个体差异性的存在。明代医家戴思恭在《证治要诀》中则记载了食物过敏反应的例证。如《证治要诀·发丹》云:“有人一生不可食鸡肉及獐鱼等物,才食则丹随发。”而对种族免疫反应,最确切而详尽的记录见于明·吴又可的《温疫论》。在这部富有创新精神的温病学著作里,吴氏从实践的细心观察中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温疫传染具有“偏中”性,进而推断人类和禽兽温疫是由不同病源引发。《温疫论》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⑩对获得性免疫的认识,古代医籍也有零星的记载。如在《普济方·山岚瘴气疰》中记叙了盛行瘴疰的岭南地区,当地居民由于长期生活这样的环境里,所以习以为常,自小而大自然地获得了免疫,因而出现“其土人宜无所受”,免遭瘴疰侵害的现象。明·张介宾其著《景岳全书·瘴气》里也说:“外人入南必一病,但有轻重之异,若久而与之俱化则免矣。”这是初至某病的疫区,初来乍到者必受感染;一旦滞留日久,则能自然地获得抵抗力而免于患病。诚如近年有学者撰文称:当年汉末群雄纷争,曹操领80万大军一举南下,进击蜀吴联军,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使曹军大败北还,三足鼎立之势形成。究其战败之因,有一个重要因素却为研究

者所长期忽略，那就是发生战争之地正是云梦大泽，那里就是血吸虫病流行疫区，长期在此生活、训练的蜀吴联军有免疫力，而曹军系北方人士，初次来此，无法免除血吸虫急性期的侵害，从而使部队战斗力大为削弱。这样就造成曹军最后败北的重要原因。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不乏因疾病流行而遭致失败的例证，其中免疫性疾病往往也可能是其中之一吧。

富有民族智慧特色的免疫思想，为中医探索防治免疫性疾病的实践确立了方向，也客观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古代医哲曾发明了人工自动免疫的方法，对一些免疫性疾病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医治，并预防其他疾病的发生。古人早就认识到狂犬病的危害，在《春秋左传》里载录了“国人逐瘕狗”的史实，并一直在探索医治狂犬病的方法，但直到东晋·葛洪才创造性利用狂犬脑敷涂为狂犬所咬伤者的创口，藉以防止狂犬病的发作，并取得了一定效果。这种人工自动免疫方法的发明，揭开了中医对免疫病的认识和医治的新篇章。在《肘后救卒方·卷七》里对此有具体记载：“疗瘕犬咬人方，乃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医家的聪明智慧。他们已在医疗实践中，猜度到狂犬脑中所含有某种抑制狂犬病发作的物质，虽尚不懂提取，但方法正确，故有一定疗效。这是中医免疫的一大成果。自葛洪以降，尚有医家陈延之、孙思邈等人，依据以毒攻毒、以毒攻病的基本原理，为预防狂犬病的复发继续进行新的探索，他们分别用蟾蜍和蛇肉来防治狂犬病。据《小品方》记载，狂犬病“若重发者，疗之方：生食蟾蜍脰，绝良。亦可烧炙食之。”^②不仅如此，亦可用狼虎之牙骨末，以疗狂犬咬人，“刮狼牙、或虎牙骨末，服方寸匕。已发狂，如獠犬者，服此药即愈。”^③孙思邈在《千金方》里则倡用蛇肉来治狂犬咬伤，孙氏称“治狂犬啖人方：蛇脯一枚，炙去头，捣末服五分匕，日三。”到宋代，医家对恶性肿瘤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卫济宝书》里准确描述了以“癌肿”为代表的恶性肿瘤的具体症状，南宋医家杨士瀛大

胆运用斑蝥（猫）来治疗乳癌。明代陈实功、李中梓等人更进行艰辛探求，认为肿瘤形成与正气不足有关，倡导养正祛邪的治法。所有这些尝试表达了中国医家渴望征服恶魔的坚定意志和积极开拓的精神。在治疗恙虫病方面，中医也有不少经验。恙虫病，又叫沙虱热，近代美国医生立克次研究认为，这是斑疹伤寒。恙虫的幼虫叫螨虫，其身带一种病原体，大小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后来为纪念这位因探求斑疹伤寒病原而感染身亡的医生，即将此病原体命名为立克次体（Rickettsia）。葛洪虽未认识到病原体，但在其著《肘后备急方》中介绍了恙虫病的有关症状及防治措施。在《肘后方·卷七》里，葛洪记载：“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若不挑之，虫钻至骨，便周行入身，其与射工相似，皆杀人。”这里葛洪把发生在岭南地区的南方丛林斑疹伤寒的基本情形描述出来了，并具体介绍了恙虫的生态，侵害人体的过程和人体反应的特征，也提到了防治方法。由于本病与水域射工危害人体具有相似性，所以，葛洪也记录了射工的危害及其防治。葛洪说：“江南有射工毒虫，此虫冬月蛰其土内，……若得此病毒，仍以为屑服之。夏月在水者，则不可用。”这是用含毒的射工碾成粉屑服食来治疗为射工侵害而发病的方法。陈延之《小品方》对射工也有记述：“射工，二名短狐，三名溪毒。其虫形如甲虫，有一长角横在口前，如弩檐临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气为矢，因水势射人。……凡人入溪源取水及浴，经涉渡溪者，皆宜以木石遥掷水中作声，其虫应声虚射，毒便泄去也。……山源之间，多有此虫，大雨洪潦之时，其逐水流落人家，及道上马迹小水中停住。人行阴地，多不意悟。”^⑧遇此虫为害，具体临床体征是：“先寒热，恶冷吹颈，筋急疼强，头痛目疼，状如伤寒；亦如中尸，便不能语，朝旦小苏，哺夕辄剧，寒热、闷疮。”^⑨治疗用“蜈蚣（疑作“虻”）大者一枚，火炙之，捣末，苦酒和傅疮上，良。”又方：